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志卷四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百六十七 史部

魏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宫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来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

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煢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揔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朂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土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

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爗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崐崘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刋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刋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

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為布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内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儁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黄權為

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

亟平寃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黄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黄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髙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

司馬宣王率衆拒之干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剉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埸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六月辛丑退已酉以征東將軍王淩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

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
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
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
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
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
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
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

李典立義將軍龎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俾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

位非䰟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義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已酉復泰

國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空癸巳以左光禄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孫資為衞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

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
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
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
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
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
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臣松
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有
此詔則宜遂為永制七八年閒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

十奴婢及癃疾殘病並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撾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勑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祖中斬獲數千祖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

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
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
萬人陸鈔祖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
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
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
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
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
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
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
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
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
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
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脩民一陵
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
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
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

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

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昬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宫有斵礱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

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絶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禄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為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

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

復變改令三公之官皆備横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淩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吴破之

三年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吴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

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沖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冬十一月詔征

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諸軍惟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勑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茍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

況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鋭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閒淮進兵軍食少乃退至隴西界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張特

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産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為能也欲遣還護軍毌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来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

往歲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闚闞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奬勸將來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戸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鉼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遏事輒不克故殺禕焉臣松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

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褘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既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自帝即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

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勑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刃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

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能不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禄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禄大夫位

特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幾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

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

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

于齊以避皇位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

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

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

為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

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禄大夫關内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侯臣繁

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褎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曽河南

尹蘭陵侯臣蕭城門校尉臣虙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屯騎校尉閼内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温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閼内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鄭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閼内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禄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閼内侯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鈴博士臣範臣峻等指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勲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内寵沈漫女色廢損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宫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讌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

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勲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勲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勲數譢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

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携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從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黄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頽凶德浸盛臣等憂懼恐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是日遷居別宫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宫於河内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令大

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

皇帝嗣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幸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

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

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䝉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内共臻兹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宫用

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寃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

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吴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為官長溥鄱陽内史璠撰後漢紀雖以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欽所詿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

將軍録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

司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

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畆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

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餘降為諸侯之隷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静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没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

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

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録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狭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

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黄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内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

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奥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

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

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

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

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敎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

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脩末流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喆聊記録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黄氣烟煴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熅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弟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

庶不忝辱永奉烝嘗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

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冲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

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勑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為誕所詿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燿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

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搆逆亂廹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龎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羡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衮冕赤舄事從

豐厚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蓋而彌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悦於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禄何為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為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吴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

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為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為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為聞喜新鄉為獲嘉以

著南越之七大將軍親摠六戎營據丘頭内夷群凶外
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
丘頭為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
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
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
陽郡山賊擾攘欲刼質故太守東里衮功曹應余獨身
捍衮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
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

為郡功曹是時吴蜀不賓疆埸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衮當擾攘之際遁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衮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伎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没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絶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醊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荆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衮後為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説傳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

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大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禄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録

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
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
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
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
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
益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
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
文王猶疑而鴆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
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
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
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
以此驗知應為叟也臣松之以為邕謂更為叟誠為有
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黄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

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衞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

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

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為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絶兩宫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遥射吾宫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

為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尚書王經出懷中黄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自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

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内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毋故絶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

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旐何以為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

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輙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

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勑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勑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殪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

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二年封

安次縣常道鄉公髙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

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

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

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
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
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
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
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
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

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

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畧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
巢窟用力為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
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
首尾蹴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
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
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酉立皇后卞
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
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

為太保壬子分益州為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為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為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封

十郡并前二十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

藏于相國府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慴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

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説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宜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為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歛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勑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

吕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邉荒乃心欵誠形

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
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
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
既使興等懷忠感悦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
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
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為下人所殺冬十月
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
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

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恵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頼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令交阯偽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為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為

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僞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始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

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兼給事黄門侍郎賜爵關内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勸募蜀人能内移者給廪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禄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没身賜脩弟倚爵關内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燿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

願也孫晧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宫縣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揔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黄單衣黄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

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為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賔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魏志卷四

魏志卷四考證

齊王芳六月辛丑退已酉以征東將軍王淩為車騎將軍○已酉監本作已卯臣龍官按本月有辛丑不得有已卯據王淩傳芍陂之戰淩率諸軍爭塘力戰連日賊退即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其非他月可知是以從作已酉本

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真監本誤作直今改正

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注先鍾繇而後荀攸

○文類作先鍾華華蓋謂歆也

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乂奏曰○臣浩按孔乂字元儁見後倉慈傳注中下文晏乂咸因闕以進規諫謂何晏及乂也此晏字疑衍

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吴破之○臣明楷按陳泰正始中為幷州刺史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未嘗典新城何有與王基同破吴之事或作州泰

鄧艾傳中州泰注云宣王擢為新城太守是其人與不利而還注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勑并州并力討恪○臣浩按東軍之敗與并州無涉注中所引明是二事宋本作并力討胡則恪字為胡字之譌也

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注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褎○何焯曰繁當作毓鍾毓也本傳可攷褎當作袤鄭袤也時為少府

高貴鄉公髦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

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何焯曰按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訛

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幷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何焯曰戊辰不應在辛未後殆傳録者倒其文耳

乙巳沛王林薨注后相殆滅○太平御覽殆作殄

又注舊章不愆○各本作不行臣良裘按此蓋本不

愆不忌率由舊章之意作不行于文義未順何焯校

本亦曰行疑作愆今改正

名曰連山似山出内氣連天地也○太平御覽作似山

出内雲氣

至于折中裁之聖思○太平御覽折中上有文質二字

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注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

東止車門○弟監本訛作第今改正

散騎常侍王業注國語曰業武陵人○何焯曰國語當

作世語

陳留王奐準之義類則宴覿之族也○何焯曰禮文王世子篇曰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又曰公族朝于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所謂燕覿之族按此則宴當作燕後世宴燕字通用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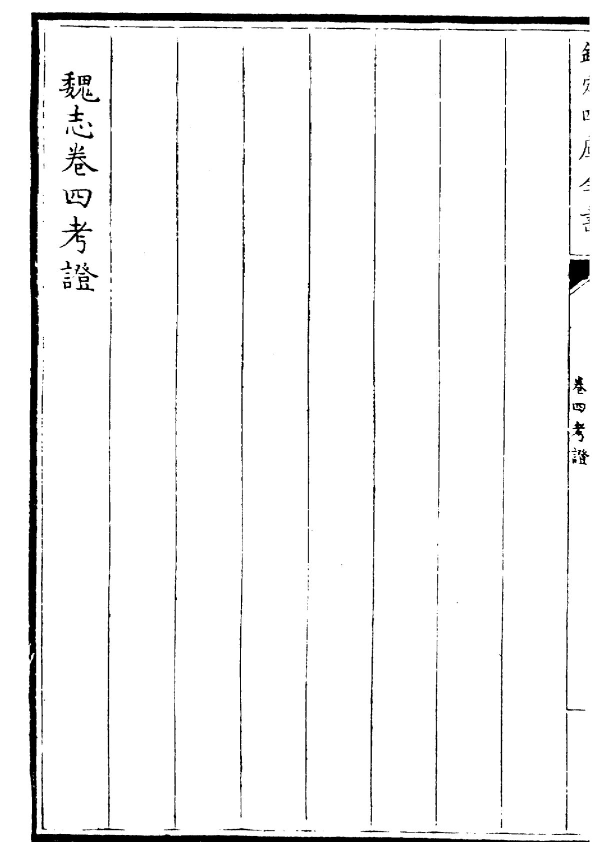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各本俱誤以五年為紀年之五年臣明楷按景元四年十一

月巴蜀平十二月加鄧艾鍾會等爵並非隔年之事蓋此復除租賦之半五年即如文帝黄初二年注中令天下聽内徙復五年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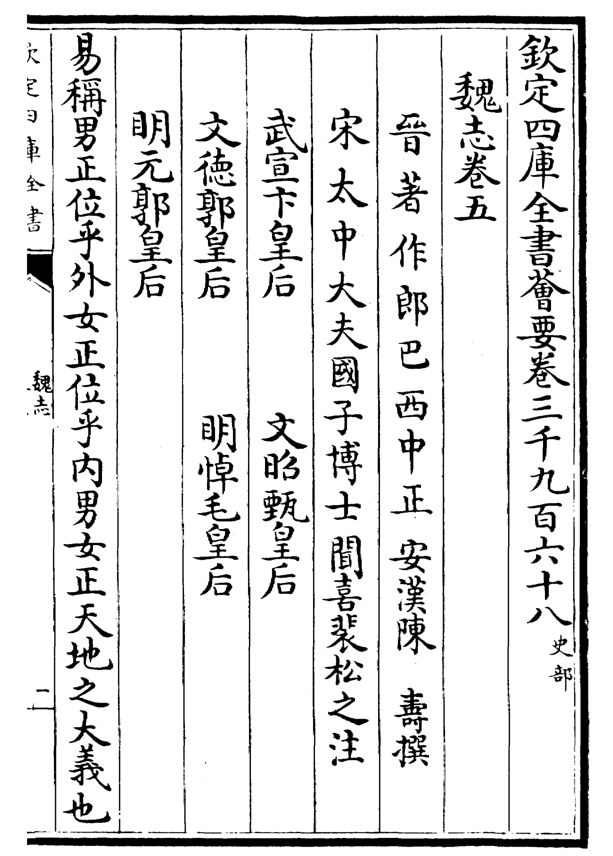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監本作壬辰臣

龍官按前乙卯後甲子中間不應有壬辰作壬戌為是今據何焯校本改正

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元本作宰輔統政太平御覽文類同



魏志卷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百六十八 史部

魏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徳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説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内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

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修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内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

早終丁養子修修子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卻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修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己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

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

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也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輙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黄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

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户為昭烈將軍魏略曰初卞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

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又分秉爵封蘭

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禄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

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恠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輙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誡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

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撫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

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擥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盖由妾媵

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顧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嘆嗟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

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别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黄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宫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内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宫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凉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

后璽綬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為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

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成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

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諡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諡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為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

緦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庳下使像
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
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
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為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
復為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
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𩑶艷皆為列侯四年改逸儼
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為東鄉君又追
封逸世婦張為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

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代

彌隆廟祧之數寔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

車駕親自臨之又于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黄與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為平原侯襲公主爵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悳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賛曰悳

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悳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悳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温字仲舒與郭建及悳并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悳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温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悳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悳温三人位特進悳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妹夫是以遂貴當世悳暮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悳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悳由此出悳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以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為列侯毅

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后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堂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

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
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黄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為
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
有内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嬀並
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悦
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
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
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

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后聞之勑曰諸

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勑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魏書曰后常勑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

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帝追諡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来墳墓

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没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讐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勑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宫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册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邁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黄壚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

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煢煢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黄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貴嬪

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曽郎中初
明帝爲王始納河内虞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爲
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
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内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
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
虞氏遂絀還鄴宫進嘉爲奉車都尉曽騎都尉寵賜隆
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禄大夫曽駙馬都尉嘉本
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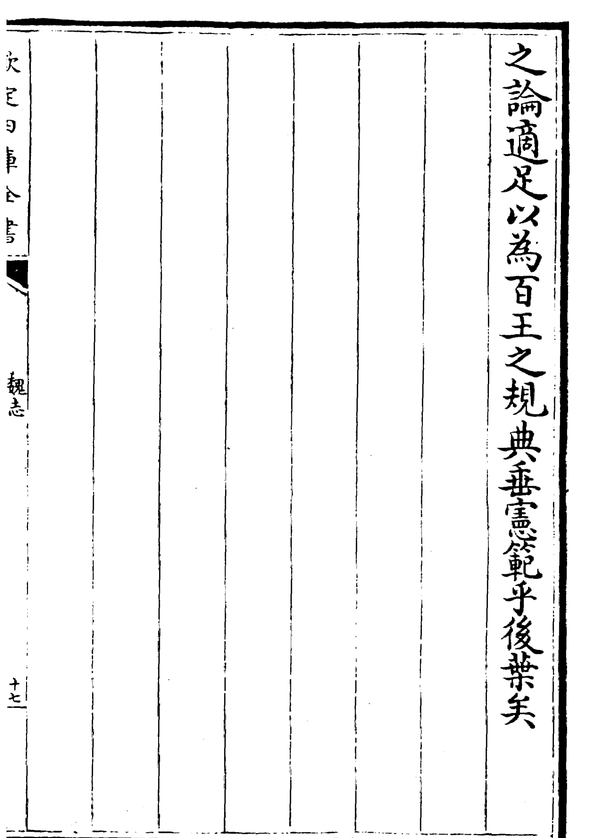
舉動甚蚩騃語輙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其此之謂矣後又加嘉位特進曽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禄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

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從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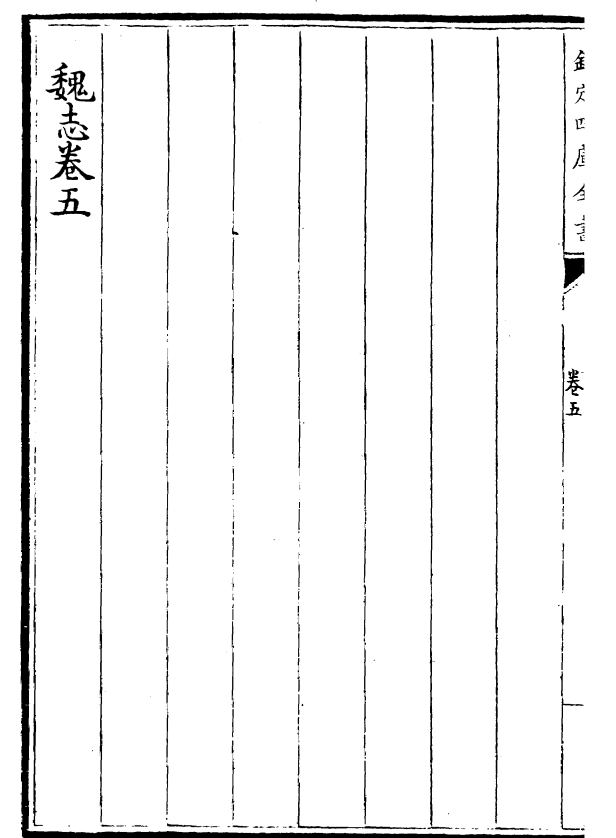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郃陽君芝遷

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爵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悳出養甄氏悳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毋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賛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甍子嘏嗣為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乗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



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志卷五

魏志卷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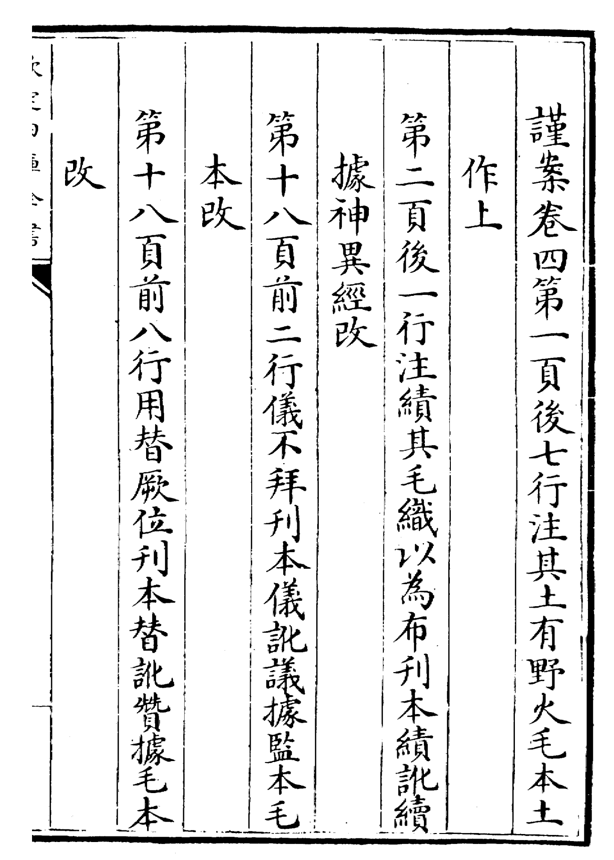
武宣卞皇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臣明楷按上文云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下云及恭侯夫人恭侯夫人即后祖母也然則祖母周祖字衍文

文昭甄皇后生明帝及東鄉公主注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宋本室作皇

襲公主爵注息鎮軍大將軍○元本作息領鎮軍大將

軍

魏志卷五考證



謹案卷四第一頁後七行注其土有野火毛本土作上

第二頁後一行注績其毛織以為布刊本績訛續據神異經改

第十八頁前二行儀不拜刊本儀訛議據監本毛本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用替厥位刊本替訛賛據毛本改

第十九頁前八行戊戌疑誤考是年正月甲寅朔
上文乙丑是十二日下文癸未是晦日則不當
有戊戌明矣但諸本並訛無可據改以志闕疑

卷五第四頁後七行黄初七年刋本年訛月據毛
本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后父已沒刋本父訛毋據監本
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